



七修類藁卷之十九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辨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為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辨以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為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為是予以既為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為始又何為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則元符因得

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
詔偶爾因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為
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為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
如文稱後元一二年文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
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
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為改元明繫以中元另起錯
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
天下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於首可知也
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為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
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

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予考

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

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地又出於三山之外

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

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

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

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驟論明矣昨讀耿

仲南黥山山即黃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硃砂所發好事者汲

以澄砂入藥茗溪魚隱亦曰黃山是朱砂泉春時色紅以

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

泉既有腥安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分者，此地脉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黃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感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鑿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言之出於魯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反不熱。此則氣既泄於外而地脉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亦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顏換。王頰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乃好事者之為，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又不物也。吾嘗親浴溫泉，冀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諸風疾在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為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為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黃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蠶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嘗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輟耕錄，益知又有烏蠶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予若改為啖食之，啖則又為改金銀車者乎。

老泉為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如徐稚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瑒亦下陳蕃之榻稚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瑒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稚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游者事見劉向之說苑晉黃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為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瓚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為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

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次笙者也神山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仙人庵王喬捷為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况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號國寵盛

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云舊麗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即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觀紅葉吁嗟曰當時偶題不意即君收藏遂為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晝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曰與盧同玉溪編事云侯繼晷秋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歛愁娥為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昏書何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為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有異耳予逐書

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即本事詩之紀也
名既同矣雖有舊寵新息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
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即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之差
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首詩既不同於
二人事亦大異豈可曰題葉而即以為一事目之也况雲
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邪但後之小說流紅
記又訛而為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家勾踐
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此尤其似者也
吳人多喜食之至春時鼓吹蒲野無賴男子取以為生

價亦不庶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為耳食此豢豹是好此味
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冊為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知起
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然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然清和四字嘗舉所
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古今樂志
曰錦瑟之為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然清和之音

南濠誤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傳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所不

及也文跋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悞以王倫為王文正公且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高宗時此白壁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為正救之忠臣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為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新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白獨雲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

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姜里周曰園土曰稽晉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靖室徃行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寰扉園墻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觀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榻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為宋物殊不知

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之誥金陵燕居之名今南畿志作歲書籍處誤
 矣宋時即誤以為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為後
 主所造皆非也故后山叢談辯之今徽州志又以為出於
 彼地與李廷圭墨為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后山宋人且
 嘗見之辯為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為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遣蔡
 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
 則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符之世則又大漫矣然摩
 騰來舍於鴻臚寺詩待納四夷賓客之館故秦名典客
 者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

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
 若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
 寺即漢鴻臚舊館但改鴻臚為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
 曰寺此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荆一佛寺而即以待納四
 夷之館為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巢觀是也
 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王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
 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
 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
 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
 盡廢鏡鉞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
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
山谷贈詩者費昉昉建封娶者閔昉昉

錦瑟無端五十弦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為令狐丞相
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然既舉其名
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為錦瑟也且言起
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
弦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况五十弦之義一無
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鼓搜
判為十五弦舜益之為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

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弦十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
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為
不足七於五聲為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
耶觀此則弦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即大瑟之謂也
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弦五十但無端二字似
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

箜篌本師延為空國之侯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
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為鄭
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
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訛而為箜篌是也應

劭以漢武令樂人侯暉一作調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
樂人之注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
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燧彈之唐制通此皆同楊狀元慎得其器
於蜀左史李芝山諱於蜀云侯暉損瑟之二弦加箏之力
弦為二十三弦其音多擘其聲多糜又曰至宋大晟樂改
為十四弦引李知幾之詩為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
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昔
昔蓋多彈此器唐李馮景為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
今為蜀國弦新聲晉師發舊譜李馮傳

伯夷叔齊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

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為彼以
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為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已予以
既為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
耳上論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
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
氏名初字子朝韓詩外傳曰春秋同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真堂等記則曰
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於是凡遇
人則請問曰尊諱答人者曰諱某又稱人之母曰壽堂以
謂崇敬殊不知丘墓祭祀之處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挽歌

云壽堂延颺颺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
獨相處颺颺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
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言曾無封禪書觀此可
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發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
孔子書學古編以為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
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
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
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
金石錄又以為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

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
堙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
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
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矣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
君子此可證為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
但陶集無此讚戴逵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
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其一為漢
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一傳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蘚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郡古蒙山郡因山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謝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顛多秀嶺惡草不生生菽茗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

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譎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惟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革除遺事中相同暇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即能如此是不假修為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其灘遂俱以嚴稱循習之訛已可

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為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為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綠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難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柰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為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柰何吳人稱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為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為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于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為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子載聖燈俗曰神燈天下山之六處往往有之故數峨眉衡山匡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為光惟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岩之名然時有神祠之地每每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為燐豈有生也有來而死也有為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為常十之九也此燈為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覲尺牘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塗而穰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闈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素雜記遁齋閑覽云漢時

朝臣出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規李蓋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為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為鱗虫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為陰物出則濕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五堂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為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

相似者若以為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為某為某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蚕為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蚕為絲而于寶搜神記以為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也予意化蚕

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蚕者為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于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為蘭陵王或世訛而為馬明王也此于寶乘異皆因言以成訛耳但蚕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蚕恐傷馬也白疆蚕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蚕先蚕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蚕神苑賦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蚕為婦人之業也

七修類稿卷之十九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證類

陶詩紀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有耻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

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
 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
 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
 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
 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
 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貶後之詩亦
 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遂以為有淵明之志蔡說
 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
 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即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集中
贈長沙
公族祖王抚軍反不題甲子何邪至於述酒篇內豫章抗
座中送客者

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迫恭
 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邪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
 陶公之意邪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嬀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勅
 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
 庭令求行以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
 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嬀不肯後匈奴
 求美人為關氏上於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於班
 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以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
 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此書餘則固已

全取為漢書矣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為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抵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又當時畫工人皆止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揚杜樊青等俱棄世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鵝經

羲之書經換鵝事張漢雲谷雜記辨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羲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其辨直著其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不得因為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鵝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

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羲之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

翰

出張君房雲笈七籤

俱緣以寫經換鵝故後人指為一事辨之紛

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洒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羅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秋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白不至如此悞也

兩水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程史所載為大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瑾雲烟過眼所載為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

是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處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為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即用張翰尊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秦漢名為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為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為越矣然終不可易其又名之越况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為之解且又不

知蘇松真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閑而不知其故也蓋綸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閑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閑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閑字義且閑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為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為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鉄佛高七十尺三
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嵩造平等閣以覆鉄佛以其異
也嘗聞予友孫惟讓光云過真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
寺名龍興按真定即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
名大悲予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
佛之銅鉄何不同耶豈澄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
耶

茶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茶塵
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寔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

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
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
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
雨鎗與旗王荆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
者二公以雀舌爲旗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
認作旗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
客未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
一有別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
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立壟人

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描盡疑塚七十二
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子則以
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
豈直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啓南周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
自坡脚直上脉絡形勢疊疊如壘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
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
多著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榦叢生疎密之
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位處
多步其一節也

稽康

稽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劫毋丘儉而殺之實
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
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
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
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
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
日驚馬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
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始知

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為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為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脚科頭

盧仝婢子赤脚想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脚老無

齒温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秃春黃梁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為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為通稱以虞美人為虞姬戚夫人為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真可為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

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求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
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霏雪錄以為保所
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榮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
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為烏龍潭似二地矣前出誌書後
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為雞口莫為牛後舊國策作雞口
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
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
如此亦非秦所故為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
牛從哉當以史記為是

格言

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
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
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為之者得
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
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為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也昔人論顏書惟
此與中興頌最為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

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賡雖流於世世多寶之自今觀
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搨損者耳又其文與文選所載
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
碑曰神交予意木板易於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
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
訛之難易自別就交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
可並哉當以碑為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
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
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不減老米而金

石錄亦可謂滄海遺珠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皆
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
不足取耶否則如刁劔錄之缺干將鏃鄒甚為缺典按高
氏唐參軍房璘之妻衛夫人名鏐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
鉅妻并註于右

漢唐事訛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
有令不對更問齋夫齋夫事對於是進齋夫為令令退為
齋夫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
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寃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
李進復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予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

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說

碧落碑

絳州與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為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五總志以為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譔為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為孝子事耶或為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恠而破戶惟見二白鴿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二日毀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為信又

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

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

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吾子行學

古編已辯為湯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

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字果於

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

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辯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

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

哀子李訓誼譔謀銜恤在疚寘懷糜所永言報德思

良因一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粵若稽古藐覲遂初真

宰真乎得一混一表於冲一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字缺一順風勞乎靡索

汾陽御字缺一宵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寥廓之

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字缺一神闕蒙穀靈遊條

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

亦字缺一章逸軌聆嚮孤風淳化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先妃

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藩閫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

箴訓故紘纒得肅案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睦况倚字缺

字分井之澤徙居側字缺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

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字缺一壇敷

教暢微言之盛範儒玄蕪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壙

貝豈圖昊天字缺二積善無徵咎罰在鍾茶菽俄集訓等

馬

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
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
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為點鐵化金刺則以為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為可厭予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帝點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為詩曰咏及前賢更勿疑迺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徃徃為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點雨十絕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為何人詩故阻雨衡山村廳偶然遇

事信手書尔廖復以點鍊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鍊化
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廳之詩固然而黔南十絕豈亦忘
之為得也又黃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為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

何時人也

出雲谷雜記

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錢塘

吳自牧作

出南濠文及

吳元人也出六般家書金剛經乃宋

靈隱寺僧莫庵道開集

出

夢游錄則宋耐得翁撰

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

之詞則宋于國寶作出武林

元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

見大寶遺事琢州人王僧

成作

見史記孫緒先生者緒少孫也

左氏傳議

東萊呂成公

謙

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及出

成左氏傳議一帖今之為師者皆以此警愾余則疑之

一月三十日今傳議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將幾篇耶况又

言精選則其他尚多古人雖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苟也

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

前有自序謂為諸生課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

則知不傳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塵鴈建塔於上在
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

說一云常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為故事一云張莒本
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
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擬唐慈恩之題
耳昨讀載植鼠璞以謂予得唐馮塔題名石刻細閱之九
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
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
其訛耶不然載植之說抑偽言耶

周破胡

毀即墨與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七修類稿二十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一

杭仁和郎堉仁寶著述

辯證類

王樓玉環夜光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
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
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熒火一名夜光
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流黃熒火者為
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壁胸音膈音諸書皆以為虫
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為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
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熒漢章帝一名執嘉紀名熒字執嘉帝
世名熒字執嘉唐宰相曹參字子敬傳物字敬伯史記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
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
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碁慵下眠看酒
恰中則是碁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
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
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
擔糞者耶

藍縷

今人以衣敝者為藍縷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
摧續仙傳又作藍縷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為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
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為之矣然
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
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諸

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答楊子書中日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為識也其詩云坐久喧暫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駟本尚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不見三尺墳雲陽草中錄第四五句乃宋賀正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首莆花難見面前二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於豪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馬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

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柰月
朦朦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
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
耳李迪名啓姑蘇人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揚
基張羽徐貴為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
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句每
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

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一篇書憤一
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
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
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為韓化胃
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寒林所究耳朶

寒林者夷狄棄苑之地今借而為鬼魂依棲之所究耳朶
夷狄之主宮室也是為要地今耳為人之要地借用於耳
者云然

揚大年絕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傳

此詩為揚大年生數歲末語一日登樓觸首遂吟是作西
清詩話又辯非揚億之詩乃太白榜峯頂寺詩也予意太
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星辰已與揚不同而
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揚之言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
一二句者徃徃有之不可即定為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筵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
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塞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
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卓燕飲即設於席上席上即地
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之地今飲以卓稱曰
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諸
書所載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護後也
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為婚已可恠矣晉身因
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
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
耻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聞卧病思金鍾而有
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
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
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宴
居故施袍如范睢締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為始
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
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挫下方如今道士所執其來
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禘冕搢笏歷代所有續事
始以為周之前以有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
但空言耳紀聞以為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
據也噫馮鏗輩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稱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
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晉惠遠

人皆稱遠公東坡卧游錄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送人
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誌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
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之錢之品
樣悉為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
知者說郭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郭乃元陶九
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

國朝求樂通寶豈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
好事者哀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園法浚革增入十布契
刀之類萃之為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襖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聞詹仲和論右軍書襖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別審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為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既文而長真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段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戶處見之形如鶯歌少大遍體緋羽瑩雪叢說以為飛蛾悞矣又曰鷺野鳴蓋因雲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為落霞與孤鶻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昨讀困學紀聞乃知變度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揚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何李事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尚書胡永清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嘗以為此億度之

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显仁

后徽宗妃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

但為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后不能却為

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間開

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

金針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

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

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終啜茶遽索去后

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

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謂胡公之

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役一迎而不終請亦

可疑

未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尊羹未下盥啟人皆以尊羹不戒於盥啟之

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尊菜下盥啟又曰肯將盥啟下

尊羹殊不知未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未字并千里皆蘇州

地名出因今呼蘇人為盥鼓盥乃吳羹誠有為也又如

頡羹乃頡川地名出因予聞河南某縣有東不羹襄城

有西不羹想即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羹故以其

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声陳勝狗廣

陵者見項一為齊王相者見齊哀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
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
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
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
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汶人成哀間尚書出魯孫陳寵傳一
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
人也又晉時有吳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
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
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末
紀有彭城内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以皆晉
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

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隋筆所紀父
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
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
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本用劉
屏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
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
為大學生時以時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
句為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
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

孝知為言官與魯極有釁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
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
為極詩并効之予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効也
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
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胡元亂華我

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
於今時者畧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
卓五菓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筭另置酒卓
於兩楹之間排列壺盞馬盃馬盃想即今之所謂盃及把盞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取錢
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
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
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
同也又如全真教曰蓮教回回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
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
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
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為阿
堵眼為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

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温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
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
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為證其義尤明可知
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為不偶誤矣如
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
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為潦倒也可見矣

穉穢子

穉穢子魏程曉詩云今世穉穢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
之意

楊鍊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庶夫號鍊崖博學能文山陰人

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庶夫心知其異圖也
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卧睡一日朝廷頒酒於士誠
庶夫以指寫塵卓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酒
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
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
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
才懶下讀書臺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
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
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具廷臣所作之傳則
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直詆所用非
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

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笛
至松江得莫洽所製鐵笛因二詩并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今馬夏
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果無重山疊木曲
拆之妙真可謂至言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
正詩文開國運也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為不知何人所
作宋遺事所引虞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閩儒余應筆
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飛來峯

杭飛來峯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竺
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峯不知何年飛來
至今名之記憶說郭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為越王時飛來
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
求人不如求己亦佳飛峯之說恐亦荒唐后世又於峯洞
中多鑄佛像以鎮慮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
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宋羅頊常言之急就章
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懵然况數說混淆莫之辨正
今畧為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

之今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篆法非也又引王愷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疑惑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為漢章帝所書遂為章草然黃山谷米元章俱辨為謬明矣復曰可通於章奏者耶懷瓘意也不知何據哉且章帝喜杜書今之草表庶有可通豈一槩章奏可草哉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草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口為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

悉其義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即前二說不必辨矣其曰分波磔者為章草蓋由杜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惟黃之本傳焉黃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隸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蒼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仲次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為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方明而書之未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
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各小有不同或
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訛一二字
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
秋及曆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
備博識參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鴛下有社
冊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
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蟻出坯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稿二十一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二

辨證類

宋陵遺骼考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

宋陵遺骼事輟耕錄載唐王潛林景職為收諸陵之骨而
葬之其事績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
庶事草創而妖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
相同或傳訛為二及東青樹之不可移於東嘉也又引癸
辛載志云至元乙酉揚髡發宋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
日而失之陶則辨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
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為名

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羅陵使所收必多也蓋羅即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搃攝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座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正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骨遂命

藏諸舊穴據此則又决有斯事意其發則發墓自墓墓於東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為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為無近墨談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年月辨以周草窓正當宋末元初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為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况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葬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决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為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為

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為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
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
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署預為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
晉高祖諱敬塘拆敬字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
避其音如宋高祖諱構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真貴徵
俱避之隨筆巾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
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
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為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
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至劉
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而
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

文許勢秉饑之諱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禎改
陽城驛為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為孟亭已覺有碍
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
改華州為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為同判朱溫父
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己為武己揚行密父名德與夫同音
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紛不靖為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紛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鬆不見枝幹真可謂紛紛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菊庄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為王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為王茗大朵為山茶小朵為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百易於丹鉛亦曰未詳為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者况有蔡條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氏瞻為之買宅坡卜吉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識賣主矣邵不識耶邵或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

耶且邵又推扉而見老姬何茫然亦峇坡潤其泣而問耶
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紀俱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
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也
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通
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揚子問道班固
東都賦皆作伏羲楊雄傳作宓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
荀子成相作伏戲前漢作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
烏嘑孔光傳作嗚呼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
作於乎如萱草一物也毛詩用諼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

論用萱字阮籍詠懷詩用諼字說文用蕙葎菱此三字至
於後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昌朝字譜故云紫五方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恠也評
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歷率皆
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許慎說文解字
可以驟見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任
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
只因貪寵恋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話况
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

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
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
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訛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
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
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可坐十人名為
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
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闕其地兩石對峙
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

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特孰是耶梁范二
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為碑為祠矣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
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
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
又嘗考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為先生
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
所為紀於頽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
山巔求之深谷豁然開為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
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為勢家
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元
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為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

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間，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吹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推廣崔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馬殿待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皆非似殿。

吹咀

本草序例上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今均故字從口，謂吹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吹咀吹者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晚，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合味之意，亦非吹蓋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

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曰雪川州
殊冷僻茂苑州大繁雄維有錢塘郡閑忙正商中之故予
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
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
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吳越杭推入宋以後繁華最盛
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
之則蘇十倍於杭以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鬱岩堯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
一三字不同不能別其為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
初起二句乃宋詩宋吟之而又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續

以終篇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
故所繫焉世所傳誦者如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於
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
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燈之間應聲成之後
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
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
傳駱之為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俟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崧烟針碁栖笋飢个等字世每
以為皆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
捷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其泉王母捧仙
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偽書也
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為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
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口下謂之
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秦叟北
中密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
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
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
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

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
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
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矣
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三母宮宋學士陶
穀撰記不為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
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徃徃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釋文

禹碑什文揚發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
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什之似雖有人心之
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
聞而明紀聞亦偽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

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什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
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
字欠什及以以二字揚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揚什為久
族充非古文語蓋忘家即久族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
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
於左仍以二公所什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
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說在焉
承帝曰嗟翺輔佐鄉水揚州降揚州處興揚州與揚州發揚州
登鳥獸交揚州俱揚州行揚州俱揚州參身若揚州日揚州與揚州流揚州日揚州祈揚州
俱揚州日揚州明癸揚州日揚州發揚州俱揚州酉揚州日揚州俱揚州興揚州以揚州日揚州此揚州族揚州日揚州忘家宿岳
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揚州日揚州往來平定華山秦衡宗疏

事揚州表揚州芳揚州錫揚州日揚州餘揚州伸揚州裡揚州羸揚州塞揚州昏揚州徙揚州南揚州瀆揚州暴揚州日揚州衍揚州說揚州日揚州亨揚州說揚州日
衣制食脩萬國道揚州日揚州其揚州俱揚州寧揚州窳揚州隰揚州日揚州舞揚州末揚州燕揚州日揚州奔

不能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
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君在
吳剝人面別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
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
王濟為賈克剝人面為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

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答賈充甚當而齊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以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接

吾抗之樵接即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為拱北子昂有拱北接詩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乘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曆日紙邊坐罪王公乃延槎問故槎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况遠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槎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蟬髮

女人纏足起於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髮始於魏帝宮人莫瓊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見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綠何得入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見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石抹世勤帛鴛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為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為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正大兩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為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弊錦二兩註云二疋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即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耶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庵天順中一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虱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據數說於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

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鶯鳥之眼故稱云

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又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脩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曾試之欲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據數說于右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為宮中之戲者韞而紀原以韓信為陳希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

力言十二卷
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擇
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
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帝鳶之墜又何必在於
援地耶其為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鷓子者鷓乃擊鳥飛不
太高擬今紙鳶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爾
借以名今之帶絃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
論辯之明矣

玉蕊即瓊花

雍錄辯梔子花即玉蕊花改之為山礬者王荆公以其花
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載揚州后
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即瓊花也改之為瓊花者

宋王元之之更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今作書與序
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
胡為至貴而揚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
唐植今雍錄亦以玉蕊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
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即
今之梔子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
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為薪即折之為色未能文
護使高大也况生於陝移於楊汴在彼亦自為奇矣但齊
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斃鬆王刻成小有間也
昨見宋金瓊花具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及木簇成者然
不知孰是

西

天
地
人
三
才
圖
說
卷
之
一
三

